

德育小兒說

第七冊

厄斯德爾

劇本



No 877

FATIMA LIB

3000

8-35

ESTHER

Carmen scenicur

3^a éditio

上海主
教惠
准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

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第三版印

厄斯德爾傳目錄

第一回	選皇娘	一
第二回	奸臣毒謀	一七
第三回	奸臣伏罪	三四

厄斯德爾傳

第一回 選皇娘

瑪爾道克

任意橫行福樂少，

詩 敬主禍常少，

曰 萬般皆有命，

守規尅苦寵佑多。

積善福自來，

凡事莫糊猜。

本名瑪爾道克，原籍如德義國人民。自我先祖達未以來，世世爲王，代代敬主，合國君民都是嚴守教規；因此天主常常降福於俺，賞俺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無奈數十年前，民心邪妄，不守教規，受了天主的嚴罰；被那強國大兵，攻破日路撒稜京城，毀滅天主聖殿，通國人民盡被擄掠。現今我等百姓，流落在百爾西亞國，雜居異教人中，守規更難；也不



知聖教何日重興，只得大家誠心祈禱，盼望天主垂憐罷。

瑪道克遭患難心中叮嚀，只因爲從前時民行邪妄，百姓們受嚴罰出了福地，到如今都有了回心轉意，雖然是雜居在異教之內，或念經或祈禱各有打算，這真是天主爺暗中保佑，只盼望眾教友齊心合意，

亞蘇路

百川流水歸海去，

求一求天主爺可憐百姓，招惹的天主怒遭了大兵，被擄在百西亞各保性命，一個個俱都是按命遵行，總不染一點兒外教惡風，過瞻禮過主日一概停工，不叫俺誤入了異端深坑，求天主再賞賜聖教復興。

萬朵鮮花向陽開。

詩 一統定王業，

萬民享太平，

曰 通國霑化雨，

普世坐春風。

朕名亞蘇路，創業百爾西亞國，在蘇桑京城南面稱王；那時寡人治國安邦，民心順服，各國君臣投順，情願陛下稱臣；因此朕得天下一統，總管一百二十七省，也算是威震八方，名揚四海了。既然有此尊榮，自當多設御筵，請到通國文武大小官員，大開慶賀，當做强盛的紀念，有何不可？就是這番主意。喚長隨官！應有。王白：現下我國尊榮至極，拿我諭旨一道，遍宣通國文武大小官員，各按次第來朝慶賀。應是。隨侍官讀旨：聖上旨下，通國文武大小官員聽真着：現下百爾西亞本國，權握四海，威震八方，尊榮至極，請到閣京文武官員，并各省州縣官職，按次分班，來朝慶賀。衆應：聽見了。官應：繳旨。王應：恩。開板。

亞蘇路坐王位治理家邦，有寡人執掌着天下一統，威凜凜登寶座真龍天子，不但是各處裡風調雨順，自古來爲王的可也不少，傳旨意定日期大開慶賀，命一聲搭彩棚要寬要大，左右齊應是。

各國裡君臣們誰比俺強，鐵打的江山兒蓋世無雙，眾諸侯來進貢玉食萬方，也就是數年來國泰民康，那一個能有朕這樣榮光，各省的大小官來增光揚，設桌椅擺筵席預備妥當，通國裡大夥兒歡喜一場。

單等着賀客來個個朝見，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入裡
官在外面稟啓稟萬歲，蘇桑東面各省官員來朝。

王在裡面應拿旨一道，宣進內朝面見；朝罷，各入彩棚赴筵。應領旨。轉身分咐聖上有旨，蘇桑東面各省官員，宣進內朝面見；朝罷，各入彩棚赴筵。衆應遵旨上朝，官繳旨。

餘皆倣此，接連不斷。

亞蘇路出唱

蘇桑京開慶賀大擺御筵，
這彩棚大處算三十餘里，
下用的珍寶石平鋪滿地，
有山珍並海錯世上少有，
從開賀到如今屈指一算，
晏罷了通國官再出旨意，

通國裡百多省官都來全；
盡都是五彩色綾羅綢緞；
內設的金桌椅玉石杯盤；
葡萄酒玫瑰露到處稀罕；
足穀了六個月整整半年，
還叫這京裡民赴筵七天。

瓦娘娘瓦斯弟也降懿旨，
七天男七天女筵席赴罷，
朕要誇瓦娘娘人才出眾，
叫眾人見娘娘玉體尊貴，
思一思想一想主意一定，

太監應得旨。王叉唱

朕一見請娘娘奉旨去了，
待瓦娘娘這也算光榮體面，
准備着瓦娘娘到眾人觀看，

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太監繳旨稟回稟萬歲，娘娘不來。

請京裡婦女們也把恩霑，
只剩了末了兒如今一天，
把瓦娘娘在這眾人面前，
好叫這通國人齊口稱讚，
長隨官拿聖旨您去傳宣。

又添了寡人的十分喜歡，
瓦娘娘他一定巧巧打扮，
都驚訝從天上來的天仙。

王怒嘆息呀！唱

瓦斯弟最不该抗旨不遵，
要說你做皇后地位高大，
山雖高他不能超過紅日，
瓦斯弟你不過女流之輩，
論百官抗聖旨王法甚重，
問一問愛卿們有何見教？

宰相馬慕干唱唆呀！開板

馬慕干聽龍言仔細品評，
合國裡稱國母一國表率，
通國裡君臣民都有妻女，

厄斯德爾傳...

憑仗着那一條欺負寡人，
把爲王你看成什麼身分，
官雖大他不能越過主君，
自古來當妻妾誰抗男人？
爲皇后不聽命罪當更深，
瓦斯弟該何罪您把話云。

瓦娘娘抗聖旨罪可不輕，
全都在瓦娘娘一身擔承，
怕的是都照着娘娘樣行，

厄斯德爾傳

八

照娘娘壞表樣個個行去，
我的主倘若是依臣愚見，
叫瓦娘永不得見主聖面，
遍傳旨叫百姓懂透聖意，

王上唱唆！開板

朕一聽馬愛卿言講一番，
抗聖旨違皇命立下壞表，
趁如今依臣奏傳下旨意，
長隨官您快去押解皇后，

太監應得旨。

王唱唆呀！開板

通國裡女抗男成何體統？
這就該把瓦娘貶入冷宮；
再另選良家女續上紅絨；
自然的妻順夫各有正經。

果然是瓦皇后實在不賢；
到後來通國裡惡風相傳；
貶瓦娘入冷宮整整威嚴。
入冷宮不准他再進朝班。

朕一見長隨官奉旨去了，
普世上人都有結髮之義，
這也算瓦娘娘自作自受，
到如今一碗水潑在地下，

不由的爲寡人心如刀攢！
難道說爲寡人情不相連？
朕怎能爲私情忘了江山，
叫寡人有何方再去可憐。

馬慕千白我主萬歲，不必如此。現在陛下管着一百二十七省人民，美貌出眾的女子，比瓦娘娘強的定在不少；請萬歲傳一道旨意，差幾位官員去到各省，命地方官揀選良家美女，選定一齊進京，萬歲親自挑選，以成龍鳳之配，有何不可？王白愛卿說好便好，這事還得愛卿費心。馬慕千答費心罷了，臣原是理當的。轉身讀旨聖上旨下，因爲皇后瓦斯弟抗旨不遵，犯了天顏，貶入冷宮，另派官員去到各省，挑選良家美女，充爲內廷娘娘。衆應聽見了。

瓦斯弟身穿黑衣素服頂簾子唱

瓦斯弟哭一聲熱淚交流，
想當初因爲俺有禮有義，
昨日裡誇國威大開慶賀，
只因爲他叫俺誇官賣俏，
不遵旨這就是違了王命，
那冷宮好比就黑監相似。
俺再說不遵旨回在內地，
罷罷罷我一到冷宮而去，
馬蒼天哪蒼天好苦命呀！

馬爾道克唱

那料想喜慶事變成憂愁，
纔把俺挑選就做了皇后，
爲皇后俺遵旨萬事皆休，
那有那爲后的去把人丟，
貶到俺冷宮裡永不出頭，
黑暗暗不見天不見日頭，
長隨官押解着不能自由，
全當是他把我打在死囚！



馬道克久住在蘇桑京城，我一到大街上仔細去看，上寫着瓦娘娘抗違聖旨，下贅着另挑選良家美女，馬道克看罷了皇上聖旨，我女兒厄斯德人才出眾，歡喜喜邁虎步回到家下，

忽聽的出聖旨要選皇宮；皇聖旨明朗朗寫的更清；爲的他立壞表貶在冷宮；選美女挑鸞鳳許配真龍。不由的暗打算心中叮嚀；天主意也許選他入皇宮；把女兒厄斯德喚上一聲。

白女兒快來。厄斯德爾白奴名厄斯德爾，忽聽我父有喚，只得前去。我父把女兒喚來，有何訓教？父答女兒聽呀。

開板

厄斯德，我女兒，站在一旁，你雖說，是我的，過繼之女，

爲老父，心腹事，告知詳；比世上，親生的，恩愛更強；

我給你，慮一條，終身大事，
現如今，瓦斯弟，娘娘被貶，
我女兒，你已經，成人長大，
你就該，謹遵着，天主聖意，
到那裡，不必提，奉教之事，
倘若，是，天主爺，賞賜成就，

厄斯德爾唱

俺一聽老父親，言講一番，
只怕的俺不懂，朝綱之事，
又怕的滿朝裡，是些外教，
罷罷罷！既然是父親有命，

終久是，脫不了，夫妻成雙。
各省裡，傳旨意，另選皇娘；
天主爺，又賞你，美貌賢良；
趁機會，應皇選，去到那廂；
也不必，表名姓，住在那鄉；
救百姓，傳聖教，也能光揚。

這大事，總不同尋常一般，
天主爺，白賞俺，一身容顏；
免不了，有些事，女兒作難；
求天主，發仁慈，保護周全。

俺一到內宅裡去把衣換，

單等着欽差官選進朝班。

馬爾道克唱

我一見斯德爾去把衣更，

不由的馬道克喜在心中，

求天主發仁慈多多可憐，

賞女兒這一去受了皇封。

內官愛蛇

內官愛蛇，俺家領了聖上旨意，命俺總管各省選來的良家美女；俺不免把他們一齊喚來，分咐妥當，再等萬歲按名挑選，那有不好？就是這番主意。喚眾家美女前來，聽本官隨旨分咐；現在外宮各樣金銀首飾，各色繡花衣裳，一概預備妥當，你們只可任意挑揀，隨便穿戴，萬歲不久就要引見，都該早些預備，不可自己悞事。一齊應是。愛蛇讚云

選來女子有萬千，

誰堪龍鳳配金鑾？

厄斯德爾傳

只有一名厄斯德！

亞蘇路唱

亞蘇路貶瓦娘設了一年，
朕一到金殿上親自觀看，
只見那眾美女可也不少，
不就是面容好身容不好，
不就是扭拉搦渾身主賤，
也有那夜叉女面帶惡像，
那黑麻合醜蠢不必算計，
那一個他堪作龍宿鳳配？
想當初貶瓦娘朕錯主意，

美貌出眾第一賢。

一四

各省裡良家女選到金鑾，
看一看那一個堪膺后選？
去一個來一個都是一般，
不就是禮貌全像貌不全，
不就是黃病瘠活不長年，
還有那妖嬌女古怪打扮，
單說那平常的看過幾千，
現如今纔知道選宮甚難，
這些女那一個能比他賢？

有寡人俺再說停旨不選，
朕不免提精神仔細再看，

厄斯德爾唱

厄斯德遵父命來應皇選，
緊跟着長隨官午門來進，
眼看着金鑾殿相離不遠，
往前走只來到龍書案下，

亞蘇路唱

朕一見這女子像貌非凡，
紅鮮鮮櫻桃口銀紅白面，
往上看只見他天庭飽滿，

厄斯德爾傳……

現如今孤龍床誰作鳳鸞？
猛看見後來的有了客顏。

眾美女願前走俺在後邊；
過午門九龍橋緊緊相連；
威凜凜萬歲主坐在上邊；
用雙膝正跪在萬歲面前。

不由的叫寡人喜在心間；
鼓玲玲杏子眼蛾眉又彎；
往下看又見他地閣方圓；

走一走，睥睨委委，春風擺柳，
論才貌各處裡他都俊俏，
這定非尋常家鄙賤兒女，
朕如今要把他封爲皇后，
單等着定日期婚禮行過，
進裡再出來行婚配禮，完畢後，長隨官讀旨云：旨下，聖上選定厄斯德
爾爲正宮皇后，龍婚大喜，恩詔各州府縣，大赦百姓糧漕，開釋監牢獄
犯。

第二回

馬爾道克

松柏經霜節更老，

桃李無雨葉自稀。

詩 皇皇天主不可欺，

隱密之事他先知；

曰 有善必賞惡必罰，

單看到時不到時。

本名馬爾道克原籍如德義國人氏，自從俺家被擄，住在百爾西亞國，百姓困苦多年，沒有出頭的日期，這也算是聖教會的一大艱難。如今幸蒙天主仁慈，賞我女兒厄斯德做了正宮皇后，得了萬歲的寵幸，雖說聖教不能立時重興，百姓可也少受難爲了。可惜朝裡還有些奸黨行事，怕的禍患再起，又是連累不輕，我只得私行打扮，暗地訪查。倘若查明他們的奸計，可也不難處置了。

馬道克流落在蘇桑京城，他自從一入了皇宮御院，一來是合朝裡都是外教，二來是還有些奸臣當道，無奈何我只得私行打扮，倘若是訪清了奸詐密事，現如今這事情我不出口，爲的是我知人人不知我，無論是那一個奸臣賊子，把事情辦妥當再入朝內，

我女兒蒙皇選坐了正宮，爲老父常常的掛在中心，怕女兒錯主意難以救靈，又怕的有是非連累不輕，訪一訪文武官誰奸誰忠，自然的有妙方去奏奇功，也不必提皇親誇張姓名，也暗查也明訪隨便能行，天妙的機密事也要訪清，通國裡百姓們纔得安寧。

一蟲常鑽千丈木，

片火能燒萬頃田。

詩 世上只有我，

眼中却無人，

曰 人在我眼下，

誰能比我尊。

本相亞蠻，祖居亞瑪克國人氏；那時我先祖在本國爲王，一時兵馬不齊，敗陣失國，後代子孫奔逃四散，也不知何往而去，單是本相流落在百爾西亞國，住在蘇桑京城。幸有內宮二位太監，一個名叫大勒，一個名叫罷加，聞名俺原是王家落泊子弟，見俺才貌雙全，保舉俺在亞蘇路皇上駕下爲臣，官到當朝一品，封爲頂閣首相，這都是二位太監的台愛恩情，已經難以補報，這還不算，他倆還要把俺高舉一頭，真是恩上加恩了。

本相坐在相府中，

威風凜凜顯光榮，

要論當朝只一品，
皇上親賜串朝馬，
面君君前賜御坐，
通國權柄俺執掌，
雖然不是真皇帝，
多虧太監罷加亶，
他若保俺坐王位，

宰相俺數第一名。
渾身蟒袍繡袞龍，
見臣臣都跪流平。
滿朝文武遵俺行，
也算蘇桑二朝廷。
還有大勒好恩情，
俺再把他封一封。

二位太監從兩門雙出，彼此東看西望，見四外無人，罷加亶向大勒說：

妙計成就了沒有？

大勒說你聽呀。大勒唱

尊一聲罷千歲側耳細聽，
單等着亞蘇路獨在一處，

我大勒篡朝綱妙計現成，
暗暗的從背後一刀成功；

殺死了亞蘇路遂保真主，

罷加亶唱

保新君登龍位定把俺封。

我一聽大千歲有了妙計，
細訪着亞蘇路一人湊巧，
殺昏君保新主你知我知，

馬道克在暗地聽了以後，見他二人走的遠了，唱

不由的罷加亶記在心裡；
我也能給他個眼快手疾；
咱不必再多言洩露天機。

我一見他二人有些私情，
只聽的他兩個咕咕唧唧，
這真是自古來場天大禍，
提筆來先寫上二位太監，
他兩個定惡計殺君篡位，

俺藏在暗地裡側耳細聽；
說的是定巧計要殺朝廷；
我只得寫密信傳到內宮。
罷加亶合大勒是他姓名，
全被俺馬道克暗地聽清。

我女兒厄斯德見了此信，

快快的見皇上稟奏一聲！

只可說馬道克傳的此信，

不必說馬道克是你父翁；

我把信寫完備密封妥當，

急速托亞達客傳到內宮。

向亞達客白亞千歲在那裡？

連說二句。

嗷號！這是亞千歲麼？應是馬道

克白有皇后的家信一封，勞勞千歲的大駕，往內宮傳上一傳。應是。

厄斯德爾出

宮院難禁情千里，

家鄉却隔信一封。坐

太監亞達客稟道：啓稟娘娘，來了家信一封，請娘娘拆開一看。應拿來

我看。唱

厄斯德拆書信仔細觀看，

上寫着罷加亶大勒相連；

他二人定奸計要殺皇上，

馬道克在一旁聽他親言；

我女兒見皇上莫提親眷，

厄斯德看罷信心如明鑒，

只可說馬道克把信來傳。
長隨官前引路重到金鑾。

亞蘇路出

鳳凰相離已拆配，

鴛鴦同棲又成雙。

詩 離開舊夫妻，

給合新婚姻，

曰 無新不顯舊，

去舊纔有新。

朕名亞蘇路，寡人自從皇后瓦斯弟抗旨不遵，貶在冷宮，後續皇后厄斯德爾，像貌非凡，儀表出眾，真來國色人物；寡人喜出望外，因此天天宣詔內宮，請皇后見朕一面，以銷悶倦；但是今天還沒宣詔。喚長隨官！應有。皇上吩咐請娘娘上殿。應是。官宣詔請娘娘上殿。娘娘隨卽來到金殿，皇上接迎，讓坐，問道梓童爲何來的這般爽快？答今天有本上奏，

厄斯德爾傳...

萬歲就是不請，小奴也是要來的了。問梓童本奏那家？答萬歲聽呀。開板

厄斯德未曾開口淚滿腮，
奴在家住了十幾歲，
自從奴入了深宮內，
那太監有個罷加亶，
他兩個定下無情計，
殺了萬歲我的主，
虧了虧了那一個，
他知道朝裡有好黨，
這一日正在午門留心訪，

尊一聲萬歲聽明白：
總沒有經過大禍災，
忽然間有了凶信來。
同着大勒狗賤財，
要殺我主最不該，
預備着再保真龍登天台。
虧了馬爾道克好心懷，
常在午門留心裁，
剛剛遇着太監賤奴才。

他把那太監說的實情話，
他這纔按着實情寫了信，
他叫奴急速奏明萬歲主。

亞蘇路唱

朕一聽梓童講一番，
太監大勒，罷加亶，
如今不把恩來報，
刑部大臣莫怠慢，
先動五刑再問案，
刑部官坐堂問案

詩
厄斯德爾傳
天下兇惡漢，

都在暗地聽明白，
立時傳到內宮來，
好叫萬歲早安排。

罵聲賊子狗獐奸！
您霑皇恩數十年，
倒要殺君篡朝班，
快拿大勒，罷加亶，
後把死屍懸高杆。

就怕五刑嚴，

曰。受盡五刑苦。

不怕不實言。

吩咐五刑伺候。衆役應有。又吩咐提犯官大勒罷加亶到案。役報犯官到案。二位太監一齊說誰是犯官？若是再叫雜家犯官，就把您的狗頭砸碎！役答不怕你們不承任犯官。又報犯官到案。刑部官問下邊站的是何人？這個說雜家大勒。那個說雜家罷加亶。刑部官把驚堂木一摔，說好！您二位犯官，已經犯了殺君篡朝的大罪，還敢不跪麼？二位太監手指刑部官說我，把你這個死囚的狗官，膽敢說這欺天的大話！我且問你，那家犯了殺君篡朝的大罪呢？刑部官說不怕您不承任，拿枷棍來。一頓枷棍枷的出了聲，說懇大人寬恩，聽俺從實說來。刑部官說不怕你們不說實話，若是不肯實說，還有更利害的刑具等着你們咧！太監說大人聽呀。唱

求大人寬恩情，尊聽實言。

殺君王篡朝位，不敢……

刑部官把驚堂木一摔，手指着太監說：「我看你們，不敢什麼？」太監遂又唱出末了兩個字來相瞞。再從頭另唱。

求大人寬恩情，尊聽實言。

殺君王篡朝位，不敢相瞞；

昨日俺在那午朝門外，

說出來這句話，犯了天顏。

刑部官說這就是了。吩咐把他兩個押下去。役應有。又吩咐退堂。遂卽

上朝，隔簾奏本，說啓稟我主萬歲，太監大勒罷加，二位通同作弊，要

殺我主萬歲，現有實在口供。皇上在簾內吩咐：「既然如此，例該絞罪處

死，把死屍懸在百尺高杆。」刑部官叩頭說遵旨。遂把二位太監絞死，把

死屍懸在百尺杆上。

亞蠻

厄斯德爾傳

詩 悶坐相府中，

神心不安寧；

曰 有了什麼事？

本相不知情。

亞蠻落坐，遂有人稟報說啓稟相爺，大勒罷加亶二位千歲，被人誤告，問成絞罪，現今死屍懸在百尺杆上。問是被何人誤告？答被如德義人，名叫瑪爾道克的；那人常在午朝門外，相爺出進午門，總不見他跪拜；等相爺再進午門，一看便知。亞蠻嘆息鳴呀！唱

有本相一聽報凶情，

氣的本相眼睛紅；

太監大勒罷加亶，

待俺恩情穀百成；

瑪爾道克告他死，

我叫你舉家活不成！

如今我要把朝進，

見了我主訴分明。

馬爾道克唱



亞
蠶唱

瑪道克在午門緝訪真情，
罷加亶合大勒弑君篡位，
降嚴罰叫他倆洩露惡意，
現如今還有個奸臣惡黨，
想一想自古來天主聖意，
他從這午門過我不忍觀看，

厄
斯·德·爾·傳……

本相上朝怒冲冲，
前行來在午門外，
也不跪來也不拜，
不知他是那一個，

那個忠那個奸知的更清；
一起意天主爺早已知情；
犯絞罪死在那百尺苦刑；
他不管天主罰霸道橫行；
就知道這惡人難脫苦刑；
穩坐在午門旁裝瞎裝聾。

一路上文武全搭躬；
只有一人禮不通；
坐在那裏直挺挺；
膽敢欺壓我一品卿。

是是是來我明白了，

我不怕你不下跪，

如今我把午門進，

想必是瑪爾道克狗奸穢；

不愁我就同你把賬清；

進去午門見朝廷。

亞蘇路

吩咐長隨官！應有。吩咐拿旨一道，吩咐文武大小官員，有事早見，無事

捲簾朝散。長隨官傳旨聖上旨下，文武大小官員聽真者，有事早見，無

事捲簾朝散。亞蠻攔旨上朝說臣有本奏。皇上問愛卿本奏那家？答萬

歲聽呀。唱

萬歲主坐龍位尊耳細聽，

通國裡有一些異端邪教，

見廟宇出口就蹭踏神聖，

有亞蠻奏一本重大事情。

全與這本國民大不相同；

不敬佛不敬仙不敬祖宗；



亞蘇路唱

厄斯德爾傳...

半夜裡三更天敲鐘聚會，
通國裡各州縣都是一樣，
他把那國家事當成玩耍，
各省裡府縣官個個害怕，
怕的是到日後起了大事，
依臣奏總不如趁早打算，
抄除了異端教免了後患，
萬歲主若肯依下臣拙見，
獻黃金五百萬臣也情願，

他聚成大夥兒叩頭念經，
人也多心也齊霸道橫行，
不怕是皇聖旨也要硬稱，
一樣事不能辦一樣公平，
他雜在百姓內難以用兵，
出聖旨把他們勦個土平，
這纔能把江山鑄成鐵銅，
這大事臣一身就能擔承，
只要臣能報効爲國盡忠，
樣樣裡都是爲保護江山；

亞愛卿既然有忠君之意，
朕把這皇家印交付於你，
出聖旨頒御詔任你作主，
爲寡人我何不依臣所言？
命各省抄邪教你有全權，
只有這皇家印都能幹全。

亞蠻跪下說謝主隆恩，皇上退朝，亞蠻走着唱

亞蠻領旨出朝班，
我主欽賜皇家印，
好大一個馬道克，
提筆我要把詔寫，
當今皇上亞蘇路，
只因流民是邪教，
流民起了反心意，
志氣昂昂喜心間；
抄洗流民不費難；
我叫你一同染黃泉。
上寫蘇桑有青天；
愛民如同子一般；
橫行霸道在此間；
要奪寡人錦江山。

忠臣亞蠻把本奏，
各州府縣傳密詔，
抄洗流民異端教，
日期到了齊動手，
妻子老小殺個淨，
誰要隱藏人一口，
各州府縣無邪教，
我把聖詔寫完備，
先貼京城四門口，
馬爾道克想逃命，



寡人查訪不虛言；
欽命大小文武官；
定的日期三月三；
一齊殺來一齊砍；
不留鵝鴨並鷄犬；
一流同罪抄家眷。
百姓自能享平安；
再把玉印印上邊；
隨後再向天下傳；
還比登天難上難。

第三回

馬爾道克

三更落月遍地黑，

萬里無雲滿天晴。

詩 春暖凡花盛，

青松不如他，

曰 一經嚴霜冷，

見松不見花。

如德義人馬道克自從女兒厄斯德作了皇后，朝裡惡黨行兇，受了天主的嚴罰，露了機關，殺死太監二名；不料想還有大奸臣亞蠻一人，他與那二位太監，原是同夥作惡，雖是官到當朝一品的首相，已經當了魔鬼的奴才，成了地獄的柴火；那是俺家看見心中可憐，難以禮貌待他；但他昨日上朝，路過午門，見俺端坐無禮，大變了氣色，還不知他起個什麼禍端，哎！天主可憐罷！



昨日裡有亞蠻他去進朝，
馬道克我正在一旁端坐，
他本是朝裡的頭名宰相，
可惜是他同那二位太監，
別看他做宰相地位高大，
我有心恭敬他向他朝拜，
俺原是天主前忠臣義子，
就讓他見了怪找算後賬，
這幾天我心裏有些悶倦，

亞蠻
出唱

走到那午門前雙眼橫瞧，
被亞蠻他一看皺了眉梢，
見了他原理當搭躬彎腰，
一樣的作大惡混亂本朝，
他心裡鄙賤的難畫難描，
就同那敬魔鬼不分低高，
那裡肯恭敬些爛七八糟，
有的是天主爺不把他饒，
我一到四關廂散心逍遙。

本相亞蠻俺在朝裡領了皇家玉印，命俺抄洗流民邪教，封俺全權大

臣執掌一百二十七省抄殺的大權；如今把詔刊刷妥當，不免先貼京城四門，再把驛差喚到，吩咐傳遞各省州縣，以便抄殺起手。喚驛差！應有。吩咐皇上詔下，因為各省州縣，住有流民邪教，橫行滋事，不遵國法，且有反亂之心，皇上查訪明白，特此下詔；詔到一百二十七省，各州府縣官紳軍民人等，按照三月三的日期，一齊起手，把流民邪教抄殺盡淨，鷄犬不留；速速傳詔，倘有遲誤，提頭來見！

詩 本相有虎心，

剪草要除根，

曰 滅了如德義，

威名大十分。

嗯！入

馬爾道克頂簾子唱

我一見上諭貼四門，

要抄通國我的民；

這番大禍從天降，

急的我兩手撕衣襟。

轉身我把凶服換，
直從大街往前走，
身穿凶服我不能進，
停足站在宮門外，

照着頭上撒灰塵；
大聲涕哭到宮門。
滿心冤屈怎麼伸？
單等我的救命人。

厄斯德爾唱

我一聽宮外哭連聲，
手扶宮牆往下望，
身穿凶服門前站，
胸前衣裳全撕爛，
叫聲內官您把他問，

不知何人有冤情？
仔細打量認不清；
頭上頭髮亂紅紅；
灰頭灰臉無人形；
問是何人何冤情？

內官問宮外站的何人？答站的馬爾道克。

皇后問既是我父到來，在此

講話不便，不如脫了凶服，換上吉服，請到內宮講話，我父可曾願意？答
老父身遭大難，凶服脫不了的。皇后問既然如此，我父有何危難？請父
親細細講來。答女兒聽呀。唱

老父兩眼淚如淋，
昨日我在午門坐，
要問得罪那一個，
因我待他無禮貌，
到了朝裡奏一本，
各州府縣傳聖詔，
他要吧咱抄個淨，
把詔傳遍百多省，

叫聲女兒你聽真；
得罪一個大仇人；
就是亞蠻大奸臣；
兩睛立睜發恨心；
請下旨意起禍根；
定下日期抄流民；
雞犬不留絕了根；
又把上諭貼四門。



厄斯德爾唱

我說這話你不信，
上諭以裡包磚瓦，

我接過上諭看分明，
罵聲亞蠻真可恨，
各州府縣傳聖詔，
不論男女合老幼，
百姓同你何仇恨，
看罷上諭我平心想，
當今皇上有定例，
若是無召見皇上，

厄斯德爾傳……

現。有。上。諭。手。裡。存；
隔。牆。拋。過。看。假。真。

上。邊。寫。的。事。實。凶！
苦。苦。害。俺。爲。何。情？
要。抄。俺。的。眾。百。姓；
鷄。犬。不。留。一。掃。平。
一。齊。抄。殺。不。留。情？
倒。叫。女。兒。無。計。生；
有。召。去。見。纔。能。行；
私。闖。內。殿。該。死。刑。

只到如今一月整，
女兒有心見皇上，

馬爾道克唱

我一聽女兒怕死刑，
咱家百姓千萬萬，
天主命你做皇后，
你若不把百姓救，
不用你救天主教，
不如早隨天主意，

厄斯德爾唱

俺一聽父親說實言，

沒見聖召到內宮；
只怕一去活不成。

急的老父眼睛紅；
難道都死你能生？
原是叫你救百姓；
天主一定顯聖靈；
準備罰咱活不成；
破上一死救百姓。

女兒斯德淚不乾；



馬爾道克唱

長長精神壯壯我膽，
大災大難是天主意，
我請父親莫怠慢，
大家進堂把經念，
女兒也把凶服換，
我一見女兒把衣更，
我在此處莫久站，
正往前走抬頭看，
個個頭上撒着灰，
來來來您都隨我把堂進，

厄斯德爾傳 …

尊聲父親你聽言：
人的力量難保全；
囑咐百姓這一番：
苦守嚴齋整三天；
求了天主進朝班。
感謝天主大恩情；
急速回去進堂中。
一些百姓把俺迎；
身穿凶服帶苦情；
苦求大主念真經。

此時天主暗暗來在空中，衆位天神護駕。

天主臺前雙膝跪，
普世萬國屬你管，
義辣爾人恭敬你，
你的百姓遭大禍，
你若不救全都死，
天主你是全能主，
天主你把全能顯，
救出難民恭敬你，
大家哭求多一會，
彼此都把嚴齋守，

仁慈天主是全能，
天地萬物你造成，
原是你的舊百姓，
除了你救不能行，
我知天主你心疼，
俺求天主顯全能，
把這禍患一掃空，
永遠讚美你的能，
起來囑咐衆百姓，
三天祈禱加苦工，



厄
斯
德
爾
唱

天主救咱出災難，

厄斯德爾淚淅淅

天主臺前雙膝跪，

奴是主前一婢女，

如今領了父親命，

義辣爾人你揀選，

奴求天主賞賜奴，

奴的口，奴的意，

你叫皇上心改變，

天主你把全能顯，

厄
斯
德
爾
傳

感謝天主大恩情。
此句衆人齊唱

卸了宮服穿苦衣；

苦求天主你全知；

無才無勇無本實；

去救百姓義辣爾，

這些百姓是你的。

見了皇上有妙計；

全全交給天主呢；

句句聽在他心裡；

百姓永遠感謝你。

四三

叩罷頭來欠身起

天主唱

天上眞主往下觀，
奸臣亞蠻大惡黨，
要把好人抄個淨，
馬爾道克忍不住，
厄斯德爾大祈禱，
叫聲天神你快去，

天神領旨叩頭去了。

皇上暗坐金殿，臣僕擁護。

厄斯德爾出唱 天神跟着，

預備進朝先更衣。

觀見下方不平安，
自造聖旨天下傳，
好人個個來訴冤，
大聲哭的淚不乾，
祈禱不住哭連天，
趁着機會把案翻。

厄斯德換龍衣整整面容，
只怕的不奉召私自去見，
往前走只嚇的渾身打顫，
奴來在金殿前細看一眼，

天神把厄斯德爾擁倒在地，
皇上唱

正見梓童往前來，
寡人急忙跑幾步，
喚聲梓童你醒了罷，
朕把國杖交給你，

奴一到金殿上去見朝廷，
犯了禁這就是九死一生。
兩條腿酸又麻難以前行，
見皇上他動怒覺着頭瞢。

喚梓童醒來！梓童醒來！你看國杖現在你手，你還怕的什麼？梓童醒來！
忽然倒在地塵埃，
快把梓童攔在懷，
有召無召任你來，
有了國杖放心懷。

唱

梓童好比睡朦朧，
好像有痰迷心竅，
左手捶捶你的背，
梓童如今醒了罷，
再喚梓童醒來！梓童醒來！

厄斯德爾唱

厄斯德爾睡夢中，
揉揉眉頭睜開眼，
白唼呀！奴可不敢看了！
皇上唱

喚你十聲九不應；
上氣下氣不順通；
右手推推你的胸；
醒來有話好講明。

只聽耳旁有人聲；
又見萬歲顯威風。



叫聲梓童把眼睜，

你好比朕的親姐妹，

不拘噯話俱能說，

你要江山我許半個，

朕把梓童猛攬起，

皇上問梓童爲何來到此處？只要梓童說出口來，沒有不行的事情，就

讓你要朕的江山，朕也是許你半個的；梓童有話只管說罷。

厄斯德爾白：「萬歲呀！」唱

萬歲待妾好恩情，

妾今沒有別的事，

妾請萬歲把席坐，

你怕寡人爲何情？

朕好比你的親弟兄，

那有難過的大事情？

你要殺伐咱有兵；

梓童請坐把話明。

纔敢開口把話明

單是擺席在內宮；

也請亞蠻一同行；

萬歲如肯屈尊駕，

就是爲妾有光榮。

皇上唱、

娘娘既然擺酒筵

寡人理當到內宮；

娘娘先回內宮去，

朕同亞蠻隨後行。

娘娘回了內宮，皇上進裡，再出來，同着亞蠻隨後赴筵，娘娘酌酒三巡，

皇上問如今酒過三巡，娘娘無論有何事情，就是要朕的半個江山，只

要說出口來，朕也沒有不算的，請娘娘說罷。娘娘說屢次蒙主大恩，實

在難以報答，單是妾的事情，今天還不敢出口，妾到明天另擺薄酌，請

我主萬歲同亞蠻再來赴筵，那時纔敢啓齒。皇上說娘娘說好便好，明

天再來。亞蠻給娘娘叩頭說謝娘娘的大恩。娘娘說免謝。娘娘走，亞

蠻唱



亞蠻謝恩出內宮，
揚鞭催馬往前走，
只有一個馬道克，
前行來在宰相府，
宰相府裡落下坐，
亞蠻的夫人撒肋，及左右人問大人素日退朝回來，都是歡天喜地，今天赴了娘娘的筵席，回到相府，緣何這樣難受？

搬鞍上去馬能行；
一路文武都打躬；
沒有一點禮貌形；
翹腿下來馬如龍；
只是氣的肚裡疼。
亞蠻唱：我的事情您不知；
娘娘也請俺赴席；
人人禮貌都整齊；
那人竟敢把俺欺；
唆！開板

也不跪來也不拜，
我的地位雖然大，
滿心氣的受不住，
夫人及左右人同唱

相爺不必氣冲冲，
小小匹夫馬道克，
相爺上朝動一本，
高高做上一木架，
明天動本回相府，
亞蠻唱

我一聽大家講一番，

見了本相翻眼皮；
可惜不在他眼裡；
就是沒法照他施。

這算一件小事情；
欺官如同欺朝廷；
立時叫他活不成；
木架以上拴麻繩；
叫他架上一命傾。

這事何必到明天

如今我要把本奏，
您把木架做停當，

我叫他死在今夜間；
本相進朝一溜烟。

皇上唱

亞蘇路到夜晚心中安閒，
有大勒罷加亶二位太監，
多虧了馬道克密密查訪，
亞蘇路把國史看到此處，
爲什麼光寫他功勞高大？

拏國史解解悶仔細觀看：
大夥兒定奸計要篡朝班；
他從那內宮裡把信來傳。
想一想這個人恩大如天；
到如今還不見他在朝班？

喚內侍臣。應有。問馬爾道克立了偌大的功勞，可曾封他什麼官職？
有。答沒有封他官職。問現在外朝可有大臣沒有？
答亞蠻現在外朝。吩咐宣亞蠻進來。侍臣轉身宣亞蠻說宣首相亞蠻一到內朝。亞蠻來到，

厄斯德爾傳

五一

叩頭問我主把臣宣進內朝，有何國政相議？皇上問倘有一人爲朕立了絕大的功勞，要顯揚顯揚他的名聲，這該怎麼顯揚法呢？亞蠻作揖告便，在暗地說皇上要顯揚一個有功的大臣，我想在朝的功臣，別的沒有，大半是要顯揚我了，既然如此，我給他說個狠尊貴的樣子，諒他也不能不算哪。就是這番主意。轉身奏道萬歲要顯揚一個有功的大臣，可得大大的顯出光榮來了。唱

萬歲要顯臣的功，
頭戴花冠王位帽，
欽賜一匹白龍馬，
九門關廂合街市，
喊的人人都喝彩，

總得大大顯光榮；
身穿蟒袍繡袞龍；
大臣牽馬街上行；
牽馬大臣喊光榮；
這算光榮又光榮。

皇上唱

一聽愛卿講元音，
朝外有個馬道克，
明天早晨顯揚他，
牽馬贅蹬並賀彩，

亞蠻說遵命。唱

皇上有命臣得遵，
今夜晚上回相府，

馬道克唱馬爾道克受皇封，

亞蠻唱俺是朝裡大宰相，

馬道克唱皇上爲俺功勞大，

厄斯德爾傳...

這話正合寡人心；
他是救駕的大功臣；
都照愛卿言語行；
全是愛卿你費心。

渾身帶汗出朝門；
明天牽馬去丟人。
天主賞賜有光榮；
如今給他當馬童。
封俺宰相第一名。

亞蠻唱 他這宰相騎大馬，

咱這宰相算不中。

馬道克唱 萬事皆有天主命，

怎敢自誇俺有功。

亞蠻唱 咱想誇功咱沒有，

牽馬這是咱的功。

馬道克唱 現有天主您不認，

人人誇俺爲何情。

亞蠻唱 四街四御都串遍，

賀好賀的俺喉嚨疼。

馬道克唱 勒馬轉韁來好快，

下馬感謝大恩情。

亞蠻唱 大人大人慢着走，

等俺下跪請安寧。

馬道克說 不勞你請。

亞蠻說 您看這事，咱請安也搆不上嘍！白弄了一

身汗。！別看這時候丟人，娘娘還請俺坐席咧。走，往娘娘那裡坐席去，

到娘娘那裡，看有多麼體面罷？

厄斯德爾唱



厄斯德在內宮擺下席筵，
單等着萬歲和亞蠻來到，
厄斯德正然是前思後想，

皇上唱亞蘇路邁步離朝中，

亞蠻唱亞蠻牽馬回來路，

皇上唱皇后擺筵有深意，

亞蠻唱別管事大合事小，

皇上唱正然邁步往前走，

亞蠻唱萬歲落坐把杯舉，

白好酒！好酒！這酒不彀！

厄斯德爾唱

厄斯德爾傳

有美酒合素菜樣樣周全；
這一次辦大事也許不難。
忽聽見君臣倆來在外邊。

二番赴筵進內宮。

再進內宮噓幾盅。

到底寡人懂不清。

攔咱身上算稀鬆。

忽見皇后來接迎。

這裡臣也告乾盅。

厄斯德爾來勸酒，

斟上再飲杯莫停。

亞蠻說：「噓着，這真是好酒。」

皇上唱：「寡人落杯問一聲，」

梓童擺筵爲何情？

亞蠻說：「請咱赴席俚呢，還有暖事來？」

皇上唱：「不拘什麼難爲事，」

你求寡人全都中。

亞蠻說：「找着臣，也沒有不行的。」

皇上唱：「你要江山我許半個，」

你要殺伐咱有兵。

亞蠻說：「就是這兩樣咱沒有，除了這兩樣，不怕要臣的頭，臣也沒有不算的。」

皇上唱：「只管說來只管道，」

亞蠻說：「娘娘說了罷。」

皇上唱：「說出口來就能行，」

亞蠻說：「娘娘說了還不算麼？」

娘娘唱我主既然開皇恩，

亞蠻說娘娘說罷！

娘娘唱江山兵馬全不要，

亞蠻說娘娘命是大的，還用救麼？

娘娘唱妾的家族合百姓，

亞蠻說這事不准。

娘娘唱如果找着妾的錯，

亞蠻說娘娘能有錯麼？

娘娘唱難爲平地出猛虎，

亞蠻說那誰敢來？

娘娘唱一百二十又七省，

聽妾在下說言音。

單求救妾性命根。

眼看都是該死的人。

充軍流徙也甘心。

假傳聖旨抄流民。

如今已經齊了心。

亞蠻說這還了得！

娘娘唱把俺流民抄個淨，

鷄犬不留絕了根。

亞蠻駭怕說吧！

娘娘唱我主萬歲你不救，

猛虎立時下山林。

亞蠻說吧！

娘娘唱抄滅流民還不算，

我主性命也難保存。

亞蠻說吧！

皇上說這等利害的猛虎，可是誰呢？娘娘說遠看。皇上說一千。娘娘說近看。皇上說一磚。娘娘說不遠不近。皇上說在面前呀！亞蠻聽皇上呀的一聲，嚇的雙膝跪倒，叩頭如同搗蒜，口口說饒命罷！饒命罷！皇上緊接着說好你無良心的亞蠻，朕待你恩重如山，情深似海，你還捏造聖

旨，私抄皇后的國民，真是膽大包天了！氣的皇上扭了個圈子，亞蠻就跪着爬在娘娘跟前，拉住娘娘的衣裳，只是饒命饒命的，皇上轉身一看，怒氣更大：

不該不該你最不該，
手拉皇后你起歹意，

你好膽大狗賤才；
寡人面前你作狗怪；

吩咐一聲拉出去，

朕到金殿再安排。

左右侍臣們見亞蠻犯了該死的罪，就拿了一幅巾帕，把亞蠻的臉蒙上，就立拉出去，皇上隨後就走。

娘娘說妾送主君。皇上說免送。

娘娘唱：

奴一見萬歲怒衝冠，

就是山倒海水翻；

我在此處莫久站，

去謝天主念經言。

皇上回到金殿，喚長隨官。應有。吩咐把金鐘敲起，宣文武大臣進朝。應是。文武官一聽金鐘响亮，就知朝裡有了急事，都慌的端着帽子進朝，跪在皇上案前，問：萬歲敲鐘，有何軍情急事？皇上問亞蠻私傳聖旨，要抄滅皇后的國民，該當何罪？臣齊應現有亞蠻造了五丈的木架，預備弔死功臣馬爾道克的，可以當作何用？皇上說常言說，使心用心，翻到自身，這座高架，正好可以弔死亞蠻哪。

唱

寡人吩咐只一聲，

您把亞蠻掘上繩；

三道腰子要捆緊，

那道不緊使脚登；

高高弔在木架上，

叫他死在漫懸空；

他的家眷抄個淨，

不論老少問斬刑。

寡人親到殺場看，

徇私罪該一流同。

皇上親往殺場去看，亞蠻已經弔在高木架上，他的妻子兒女，也個個綁在殺場，劊子手都是手提着鋼刀，忽聽大炮三聲，人頭一齊落地，皇上大聲嘆息說：「這些奴才，真是該死的呀！」說罷，隨即登殿，馬爾道克謝恩，說：「謝主隆恩。」皇上說：「免謝。」厄斯德爾在旁侍坐，一見叔父來謝皇恩，即速站起來，問皇上說：「我主萬歲，可知這謝恩的是何人？」皇上說：「寡人就知他是有功的馬爾道克，別的一字不知。」厄斯德爾說：「這原是妾的叔父到來，妾自幼喪父失母，蒙叔父大恩，把妾恩養成人，嗣後過繼，又成了父女二人。」皇上聞聽此言，哈哈大笑了三聲，說：「光知馬爾道克成了寡人的功臣，那知道是國老皇親到來？」極然如此，聽寡人的勅封。唱

馬道克救朕駕立了大功，

朕封你當朝的宰相一名，

全把那亞蠻的印璽權位，
朕還要把亞蠻亂黨抄淨，
命各省查亞蠻他的亂黨，
查一處殺一處各官相助，
馬道克老皇親你該速去，
馬道克說遵旨。唱

馬道克這一次受了皇封，
單等着平滅了亞蠻亂黨，

並家私宅舍賞在一同。
出一道皇聖旨通國奉行，
欽命你馬道克領着皇兵，
只殺的亞蠻黨鷄犬無聲，
平亂黨好救出你的百姓。
明明是天主爺發顯全能，
大祭獻天主爺感謝恩情。

